

# 巴塔哥尼亚之旅

文 / 李维华



▲ “三塔山” 和它的倒映 (摄影：李维华)

去年看了一部纪录片，讲的是一对美国夫妻放弃富有安逸的生活，将后半生致力于帮助南美大片温带雨林“回归自然”的故事。故事中的女主人公Kris来自南加州，热爱野外滑雪和攀岩。她大学毕业后到一家小型体育器械公司工作。20年中，她成功地把该公司发展成为著名的巴塔哥尼亚（Patagonia）体育服装公司，营收从一百万提高到一亿五千万。1993年，她辞职后在南美的智利遇到了同样热衷于滑雪和野外运动的 Doug Tompkins——另一个体育服装公司 North Face 的退休总裁，两人迅即堕入爱河。之后他们在智利南端一个没有自来水、没有电、没有公路的荒野中的小木屋里开始了他们的梦想——保护未开发的温带雨林、安第斯山脉和古老的冰川。两人的故事以及银幕上那些人迹罕至的旷野、云雾环绕的雪山深深震撼了我。

去年，大学同学邀我一起去智利巴塔哥尼亚走山，我立即答应了——正好去亲眼看看纪录片里那些震撼我的画面。

## 南安第斯山的W小道

3月10日清晨，我们来自中国和美国的一行九人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碰面后，就匆匆登上了一架满载的小飞机。机舱里有很多背包客，不少还拿着走山用的手杖（Tracking Pole）。从舷窗向外望去，云层下白雪皑皑的山脉连绵起伏，蔚为壮观，急于亲临其境的心情让航程变得格外漫长。三个小时后飞机在靠南极最近的Punta机场降落，我们登上预先订好的旅游大巴到小镇Natalate过夜并整理行装。

次日天刚蒙蒙亮，我们就又坐上了大巴，三小时后到达著名的智利国家公园——位于巴塔哥尼亚的百纳公园（TDP，Torres Del Paine）。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是一个开阔的盆地，地面上生长着矮小的植物；两侧的山峰层峦叠嶂，粗犷而质朴无华，最高的几个峰顶上覆盖着白皑皑的积雪。我正纳闷这些从未见过的植物怎么都只有半人高，有的还歪歪倒倒的；同伴在一边打趣说，这么平整的地，为什么不种上果树呢？

谈笑间，我们背起行囊，走上了巴塔哥尼亚W小道——世界最著名的徒步小道之一。所谓W小道，是根据其路线命名的，右边和中间两条道的终点是两个最有名的景点。因为山路崎岖，只能徒步前往，营地的供给都由马队负责。记得在Punta机场等车时，一个刚刚顺着W字样走完小道的中国小伙主动跟我们搭讪。他告诉我们，他一路住帐篷，风餐露宿；并告诫说，最后一程最危险，他手脚并用才爬了上去。我们将走的方向刚好跟他的相反，相当于逆写W字。现在站在小伙子所说的最难路程的起点，想起他年纪还不到我们的一半，而且人也长的壮实，他都是爬上去的，那我们呢？虽然心里有点发怵，但毕竟是来了，硬着头皮也要上啊！

我们背着行囊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缓缓上山，先到当晚的宿营地（W最右边一画的中间）把行李存下，三口两口吃完自带的简餐午餐，一行人又轻装上路了。我们先从桥上越过激流湍湍的小河，再穿过一片片的小树林，沿

而出“三塔山”，也许他想起了云南大理的三塔寺了吧，不过还真有点像，那我们就姑且叫它“三塔山”吧。三座山纯然一派砂岩石，没有任何植被的装饰，自然而然地裸露着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尽现眼前。可惜天阴日暮，我们只能看到砂岩石原本的浅褐色，那明信片里晨曦时日照金山的美景，只能留给想象啦。

几年前去西藏旅游，曾到过纳木错，对交相辉映的雪山与澄蓝的湖水记忆犹新。三塔山前也有一个小湖，湖水是翡翠般的淡绿色，宁静、怡然，如梦如幻，把三塔山随天光变幻的倒影展示的淋漓尽致。正沉醉于美景的我们突然听到“轰”的一声。随声望去，只见雪山一偶冒出一团白雾，下面流出像瀑布似的细细的落雪。想起在路上不时听到的“雷”声，可是天清气朗，没有下雨的意思，现在终于明白了，原来这些声音都来自雪崩。有着融雪的滋养，想必这湖水是终年不会枯竭的吧。

## 湖光山色

第二天大部分时间都走在大湖边的小路上，右边是松树和各种小巧的植物，左边是淡绿色的湖水，湖滩上铺着黑白相间、大小均匀的碎石。我们一边走一边眺望湖对岸的雪山和粗犷的山峦，好似行走在山水之间，大有心旷神怡之感。智利巴塔哥尼亚在安第斯山的西面，太平洋的东面，雨多风大，湖泊、河流和小溪繁多。在W小道行走，需穿过很多小溪，只能踩着溪中的石头和木头跳过，这不仅给单调的步行增添了一些乐趣，还解决了我们的水源问题。我起初还有些顾忌，怕喝了生水会生病走不动，后来把带的水都喝光了，口干舌燥、两腿发软，就斗胆从小溪中捧起一捧水，一饮而下。顿时，一股清凉沁透了全身，我真没想到从石头上流下的山水竟是凉凉的、甜甜的，干干净净，完全是一种未被污染的天然味道，比瓶装的“农夫山泉”不知好到哪里。自此，我们随身带的水瓶中便总是装满了巴塔哥尼亚的山水。这一天我们边走边欣赏湖光山色，不知不觉走了14英里，当晚就住在湖边雪山脚下的一个营地Feancisce。

第三天的徒步最艰苦，不但距离最长，而且极为难走，我们还不小心走错了路，一共走了11个小时，19英里。但我们是幸运的，攀登上W小道正中的山峰Mirador Britanico时，无风无云，晴空万里，站在最高的大岩石上环顾着形状各异、色彩空蒙的群山，好好地体验了“一览众山小”的豪爽。这些山峰有浅褐色的砂岩石，还有黑色的砾岩，从两种颜色的搭配可看出几亿年中地壳运动及火山和地震的痕迹。大自然的手笔，浩浩荡荡，气势磅礴，让人叹为观止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赶紧背着行囊沿着湖边的小径走向下一个营地，一路上观赏夕阳西下，山光凝暮，湖影涵秋的美景。在薄暮冥冥时分，终于到了湖边的Paine Grande，百纳公园最大的营地，可供几百人食宿，也可以乘船往来。熙熙攘攘的餐厅除了英语、西班牙语，还可以听到不同方言的中文和韩语。

第四天，天刚蒙蒙亮，几位室友就不见了。我连忙向窗外看去，只见湖对面的山峰后发出奇异的光芒。我赶紧下楼跑到湖边，几位同伴早已架好了照相机。举目



▲ 美轮美奂的日出 (摄影：毛坤元)

望去，一轮朝日正从山后冉冉升起，把临近的几座山顶都染成红色，如同着了火；这“火焰山”又倒影在静谧的湖水中，甚是好。此时，一片片早霞随着冉冉升起的红日变幻着色彩，整个天空就像是一幅神奇的动态水彩画。湖边的人们都看呆了，竭尽全力把这神奇的景观刻印在记忆里。从中国飞了24个小时来和我们走山的一位同伴感慨说：“为了这几分钟，我来的值了！”

这是W小道上的最后一天，我们特意安排了最短的路程，但没想到刮起了大风。来之前所有到过此地的人都告诉我这里的风很厉害，这次总算领教过了。背着行囊，顶着能把人吹倒的风，在石头间爬上爬下，真有点狼狈不堪。结果原计划3个半小时的路程，走了近5个小时才到营地。

## 人类给大自然留下的伤痕

走完W小道，我们又去了冰川国家公园。巴塔哥尼亚拥有南北极以外第二大的冰川，面积23000平方公里，是其总面积的七分之一。此前我见到过一次冰川，在丽江的玉龙雪山上，记得当时坐索道上山，看到一片覆盖着薄雪的浅灰色的厚厚的冰，约有几米高。巴塔哥尼亚的山上也有冰川，但让人最震撼的，是浮在水面上那N层楼高的巨大的冰川。实际上，露在水面上的部分只是整个冰块十分之一，其余的90%都在水下，湖的最深处有550米。因为体积的压缩，巨大的冰块看上去是浅蓝色的。上船前，同伴抱了一块河滩上的浮冰过来，我忍不住掰了一小块放在嘴里，那两百万年前冰川纪形成的冰，竟和山水是一个味道，凉凉的，甜甜的，干干净净。我们坐在船上，与冰川咫尺之隔，显得那么渺小。正在遐想，突然看到一大块冰轰然裂开，掉入水中，发出一声巨响，溅起一片水浪。据介绍，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激增，近三十年来地球变暖，巴塔哥尼亚西部冰川缩小的速度也开始加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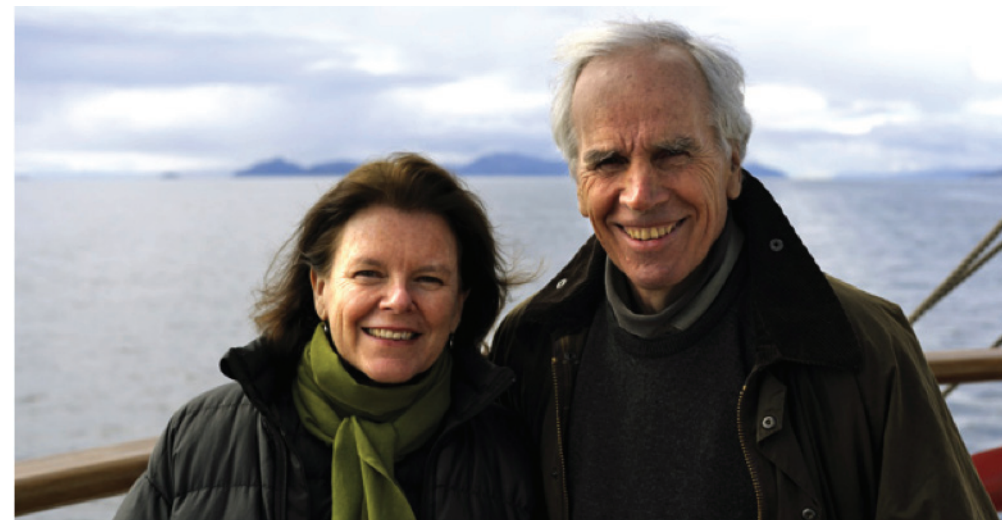
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在巴塔哥尼亚随处可见。在徒步旅行中，我们最享受的就是在林间小路上漫游，茂密的大树林为我们遮阴，树干和树枝上挂着“胡子”样的植物，人踩出的小道湿润而富有弹性，穿着登山鞋行走时脚下十分惬意和舒畅。有时阳光从树叶间洒下来，让人更加振奋，甚至有了疾走如飞的欲望。可是，很快我们就发现园里有一片片“木桩”似的干枯树木，有的还有被烧的痕迹。后来了解到，这些树木的死去都是人为因素所致。2005年，一个捷克游客在营地煤油炉时不小心引起大火，10天里烧了百纳公园内7%的树。2011年2月和12月，两名以色列游客再次不慎引起大火，尤其是最后一次大火成为了公园有史以来最大的悲剧。智利政府紧急动员救火，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伸出援助之手来帮助救火，直到2012年3月8日才将火扑灭。大火烧毁了

4.3万英亩的树林，更加可悲的是，公园内的特有小树全部被烧毁，这些树生长缓慢，要200年的时间才能达到成熟期。百纳公园关闭了几个星期，当地旅游业损失了两百万美金。当年，智利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，保护园内的原生生态环境，现在公园不少地方还可以看到包括以色列语在内的多种文字的警示。

## 让大自然回归自然

安第斯山纵贯南美洲的西岸，有“南美洲脊梁”之称，它是世界最长的山脉，长达7000公里。最南端的安第斯山一直到巴塔哥尼亚海岸的火地岛，被古印彻人称为“地球的尽头”。我们刚刚走完的位于安第斯山南端的百纳公园是智利政府于1961年成立的，在2013年被评为“世界的第八大奇迹”。这些巍峨奇特的山脉，是大自然在亿万年里用火山爆发、狂风暴雨和冰川雪崩创造的杰作。气候的恶劣，只有最顽强的生物得以繁衍生息，如那些矮矮的灌木、一边倒的无名小树，还有那些不畏严寒的羊驼、敢于在激流中捕食的湍鸭、其貌不扬的鸵鸟、可在南极终年零下40-50度的气温下繁育儿女的企鹅。而我们人类，只能在天气最好的季节来膜拜大自然的造化。

安第斯山的花岗岩负有盛名，其质地坚硬的悬崖峭壁，吸引着全世界的攀岩爱好者。我们在徒步中看到不少业余和职业攀岩者，他们在笔直的岩石上攀岩数小时，有的甚至不用绳索保护。这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少女Kris，她是否曾是其中的一位？Tompkins夫妇热爱户外运动，对南美未开发的温带雨林、安第斯山情有独钟。他们认为国家公园是保护自然的最好方式，不仅能防



▲ 保护大自然的Tompkins夫妇 (网络图)

止这些处女地被开发，还有可能保持原生态的自然环境，让本地的动植物得以繁衍生息。他们多年来在智利和阿根廷购买了大片未开发的土地，捐献给两国政府建立国家公园。不幸的是，2015年Doug在一次Kayake时碰上了暴风雨，遇难去世了。悲痛欲绝的Kris决定继承丈夫的遗志，继续二人未竟的事业。她对采访者说道：“我最好的一部分随他而去了，但Doug也把他最好的一部分留给了我。”至2017年，Tompkins Conservation共向智利和阿根廷政府捐献了250万英亩的土地，13个国家公园随后成立。今年1月，智利的第二大国家公园Kaw é sqar National Park成立，3月，大水獭又开始在阿根廷的河里繁殖。3月26日，Kris与智利国务部长签署协议，正式成立巴塔哥尼亚国家公园系统，共包括8个国家公园，占地1100万英亩，其中100万来自Tompkins Conservation无偿捐献。

Kris说，她余生的目标是“UNWILD”——回归自然。